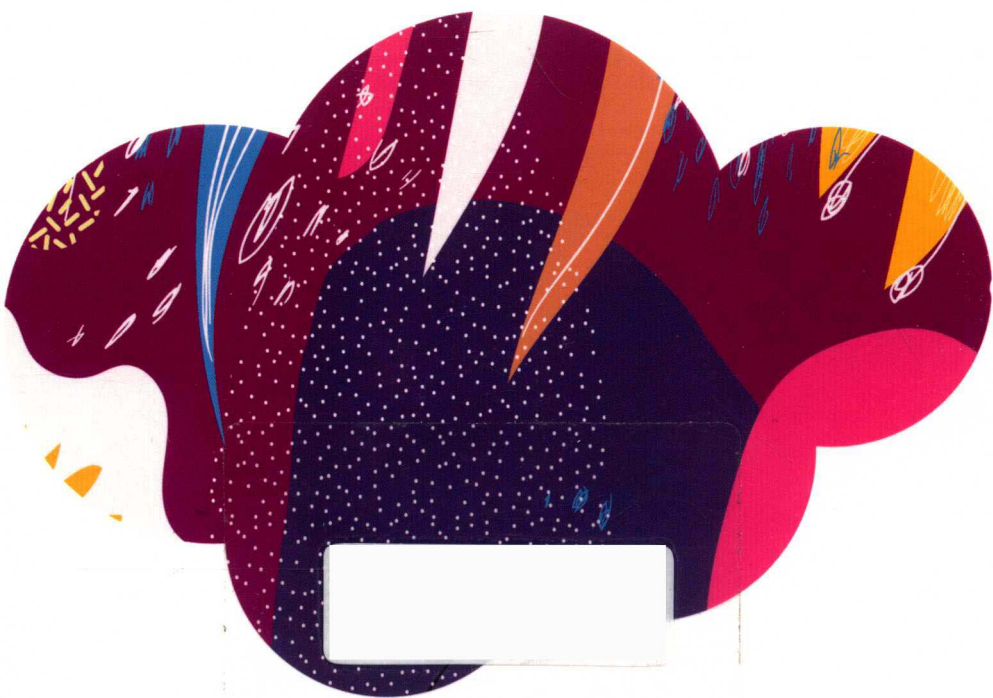


肖复兴散文精选

音乐荡漾在城市的天空

肖复兴 / 著



快乐的途径和方式有多种，
简单，
是快乐最原始却也是最本真的地方，
它既是出发地，
也是归属地。

肖复兴散文精选

音乐荡漾在城市的天空

肖复兴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乐荡漾在城市的天空 / 肖复兴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7. 1

(肖复兴散文精选)

ISBN 978-7-5104-6023-4

I. ①音…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57784号

音乐荡漾在城市的天空

作者: 肖复兴

策划编辑: 张娟

责任编辑: 秦彦杰 杜力 张晓翠

责任校对: 宣慧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nwpcd@sina.com

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字数: 220千字 印张: 17

版次: 2017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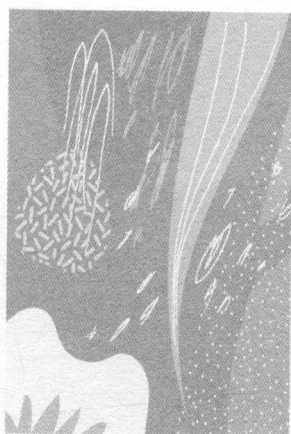
书号: ISBN 978-7-5104-6023-4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第一辑 谁听到那唱歌的风

音乐荡漾在城市的天空 /002

来自布鲁明顿的夏季之声 /005

一日三节 /009

折翼之艺 /012

用剪刀剪出来的音乐 /016

谁听到那唱歌的风 /020

布鲁明顿艺术节 /024

到印第安纳波利斯听贝尔 /029

如果大地可以言语——寻找冯内古特 /032

手制书 /036

莲花音乐节和爵士音乐节 /040



第二辑 印第安纳赶集

社区日 /046

乡间旧谷仓 /049

集市上的“阿美什” /053

印第安纳赶集 /057

集市的守护神 /061

母亲节在纳什维尔小镇 /065

街角的海棠 /068

毕业季 /071

泉水磨坊 /074

农场日 /078

街角老书店 /081

街上看鞋 /084

第三辑 胡萝卜花之王

国庆节的烟花 /090

绿地之累 /094

万圣节的南瓜 /097

中国姥爷 /100

女人和蛇 /103

胡萝卜花之王 /106



美国蓝领 /110

布鲁明顿的月饼 /114

雨笔直笔直下着 /117

捅马蜂窝 /121

留学不是涮羊肉 /126

早市上的组合 /130

婚礼现场 /134

理发记 /139

第四辑 塔夫特夫人的选择

塔夫特夫人的选择 /144

辛辛那提邂逅 /147

百年冰激凌老店 /151

芝加哥机场的恐龙 /154

城市的形态——圣路易斯断想 /158

城市的想象力 /164

从荒原小木屋走来——林肯出生地小记 /168

麦斯威尔庄园 /171

风格的插图 /175

芝加哥的绿树公社 /179

图书馆和二手书店 /185

第五辑 加州走笔

加州看海 /200

沙漠之花 /206

斯坦福即景 /210

雨中中国城 /213

罐头厂街 /216

在圣迭戈老城想起北京 /220

第六辑 新泽西拾零

领导者要洗干净自己的手 /226

爱因斯坦冰激凌店 /228

迷宫书店 /231

“磨”咖啡馆 /235

似梦非梦大西洋赌城 /238

废城特伦顿 /241

河边的椅子 /244

医院的另一种功能 /247

普林斯顿校园邂逅 /2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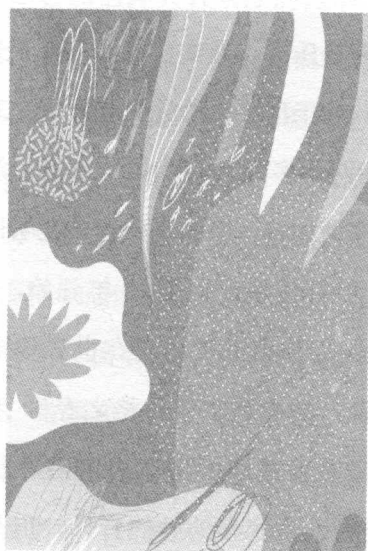
十字街口的父亲 /253

今年“9·11”在纽约 /256

纽约遇蒙克 /259

老人河静静流淌到今天——保罗·罗伯逊故地感怀 /261

第一辑
谁听到那唱歌的风



音乐荡漾在城市的天空

来芝加哥，为了赶上它的音乐季。其实，只要是夏天来，一般的周三和周末，都能够听到它的音乐。今年称之为“芝加哥夏季之声”的音乐季，从6月12日到8月17日，为期两个多月。我听的这一场，演奏的是德沃夏克的《新大陆》，巧了，7年前来芝加哥，听的也是这支交响曲。

芝加哥的夏季音乐会，很有传统，自1935年开始，有着近80年的历史，一直都是在室外举办，人们免费欣赏。这在世界很多号称国际大都会的城市里，都是很少见的奇迹。捷克有“布拉格之春”，我国有“哈尔滨之夏”。遗憾的是我们北京，虽然新建成的国家大剧院有堂皇的音乐厅，也可以有钱请来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演奏美妙的音乐，但是，却没有举办这样免费供大众欣赏的室外音乐会的传统。在我的记忆里，只有“文革”期间，在天安门广场上，有过总政歌舞团大合唱《长征组歌》和殷承宗的钢琴《黄河》的演出。

今年芝加哥的音乐会，在格兰特公园旁边的千禧广场举行。7年前，来芝加哥时千禧广场便有了，名曰千禧，可以知道是2000年新世纪到来时建成。但是，这个室外的音乐厅是这两年新建而成的。以往的夏季音乐会都是在格兰特公园举行。格兰特公园很轩豁，很漂亮，它一边紧临密歇根湖，一

边紧靠市中心的交通要道密歇根大街，没有大门，没有围墙，和城市横竖相连，任人民免费出入。想想，真的要感谢百年前那场吞噬了整个芝加哥的大火之后重建这座城市的规划者，他们在紧靠城市中心的位置，建成了占地面积如此浩大的格兰特公园，而且，在公园最靠近中心区（Downtown）的位置预留下那么大的空间，建成了千禧广场，又在建千禧广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一个开阔的室外音乐厅的蓝图。这在我们这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芝加哥的这个室外音乐厅，占地面积很大，大约能够容得下几千人，想想得我们北京中山公园的露天音乐厅的四个大。没有座位，下面是草坪，人们可以席地而坐。上面有像恐龙一般的钢铁骨架，让音响和灯光有安身之地。有些遗憾的是，舞台的位置很低，稍微坐在后面一点的，便看不见舞台。好在是听音乐，不是来看歌剧的，况且，大多数人醉翁之意不在酒，边听边玩野餐喝啤酒，每年的夏季音乐会，便成为大众当然的休闲活动。古典音乐，便不再像以往那样峨冠博带，正襟危坐。

演出晚上七点开始，我不到五点就来了，草坪上已经基本坐满了人，不少是全家倾巢而出，带着布单，带着折叠椅，带着婴儿车，带着吃的喝的，甚至连简易的车载冰箱都带来了。有了很好的免费音乐会，还要方便大众来参加，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室外音乐厅不是建在市中心，而是建在郊外很远的地方，一般大众来听一场音乐会，就显得有些勉为其难。我想，这也是芝加哥夏季音乐会之所以能够坚持这么长时间，而且拥有这么多观众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我想，一座城市的文化品质和一种氛围，不仅是领导者和艺术家的创造，更是大众共同参与创造和时间积淀的结果。

见缝插针，我刚在拥挤的观众中间坐下，旁边的一位美国白人递给我一盒寿司，对我说他买得多了，吃不了，送给我吃。我谢过他，同时向他借来他手中的节目单，看到今年的夏季音乐会是由格兰特公园管弦乐团和合唱团

演出，指挥是卡洛斯·卡马拉、C.贝尔等人，当然，无法和今年芝加哥交响乐团演出季的指挥穆蒂的名气相比。但一共 32 场的音乐会，包括了莫扎特、舒伯特、柴可夫斯基、西贝柳斯、肖斯塔科维奇、拉赫玛尼诺夫、布里顿等人在内的古典音乐，还有一些流行的波普音乐和儿童音乐，应该说，其丰富精彩，不比穆蒂领衔的芝加哥交响乐团差。

事实上，确实不差。演出在薄暮时分开始，在夜幕降临时结束。原来担心是在室外，人又这么喧闹，没有想到音响的效果那样地好，演奏的水平那样地高。第一乐章一开始，熟悉的旋律，伴随着伏尔塔瓦河波光粼粼流淌而来，真的是美妙之极。一边是水柔不胜桨的密歇根湖，一边是灯红酒绿的密歇根大街，德沃夏克的音乐荡漾在城市的上空，让这一切：古典和现代，自然与心灵，大众及艺术，艺术陶冶和休闲娱乐，那么并行不悖地融合在一起。

忍不住想象着，如果我们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也能够每年的夏天举办为期两个多月的免费音乐会，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如同这里的露天音乐厅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音乐大厅只有一街之隔，一步之遥，就在它的斜对面；我们的中山公园音乐堂和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也只隔着一道长安街。彼此的音乐可以相互映衬，让一座城市的艺术氛围更为浓厚，实在是一桩令人向往的美好事情。

2013 年 7 月 15 日芝加哥归来

来自布鲁明顿的夏季之声

布鲁明顿每年一度的夏季音乐节，在全美很有名气。布鲁明顿是位于美国中部的一个大学城，印第安纳大学就建在这里的市中心，音乐节便是大学所属的音乐学院所举办。印第安纳音乐学院在美国很有名，可以和茱莉亚音乐学院相媲美，有不少世界著名的音乐家在这里任教，暑假里，他们便组织起了音乐节，既可以娱乐大众，也可以让自己在舞台上一展身手，以解技痒。

今年的音乐节自6月14日起到7月底结束，共有47场演出，包括交响乐、歌剧、合唱、管风琴、钢琴、排箫、爵士乐和室内乐等众多口味的演出。国际竖琴比赛，也成为今年音乐节的内容之一。音乐会一部分不要票，要票每张也只需要12美元，学生票价减半。音乐节便成为印第安纳大学和整个布鲁明顿真正的节日。

音乐学院有自己的音乐厅、歌剧院和几个室内乐厅，在漂亮的校园里，这几个建筑分外打眼。我赶上音乐节的开幕式，演出在能容纳上千人的音乐厅举行。音乐厅前是开阔的停车场，便于停车，后面是绿茵茵的草坪和有美人鱼塑像的喷水池。乐队是临时组成的假日乐队，由学院的师生和附近的辛辛那提、加利弗兰等交响乐团的乐手加盟组成。上半场开场是韦伯的《自由

射手》序曲，然后是莫扎特《G大调钢琴协奏曲》；下半场由勃拉姆斯的《海顿变奏曲》和理查·施特劳斯的《恶作剧的梯尔》组成。从古典主义伊始到浪漫主义晚期，一步横跨几百年音乐史，看得出开幕式的曲目是经过精心安排的。

更为精心的安排，是莫扎特钢琴协奏曲的演奏者 M. Preysler（普瑞斯勒），一上台便赢得如雷的掌声。我对他不熟悉，但看上去有 80 岁以上的高龄，如此隆重的礼遇，让我赶紧看节目单上的介绍，方知他曾经和世界很多著名的交响乐团合作过，获得过首届德彪西钢琴比赛大奖和留声机杂志奖，还获得过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 1955 年曾经在印第安纳音乐学院任教，请他重返校园在今年的音乐节开幕式上亮相，有着浓重的象征意义：既是对他一辈子音乐之路的致敬，又是对自己学院悠久传统的张扬。个子不高的老先生演奏得确实炉火纯青，没有年轻一代钢琴家的手舞足蹈的亢奋，却是调中和之气，孕蕴藉之韵，更能体现乐曲中的古典精神，所谓大味必淡。一曲终了，全场观众起立鼓掌，向他表达敬意，以致他不得不拖着有些蹒跚的步履一再返场，而加演小曲。

平日的印第安纳大学交响乐团，没有开幕式组建的乐队那样豪华，是由自己的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学生组成。我看过两次他们的室外演出，一次是在布鲁明顿市政府大楼前的草坪上，一次是在印第安纳校园里，前者是在上午，后者是在黄昏，都是那样的悠扬，让我格外感受到与在音乐厅里听到的音乐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当然，论音响效果，室内要好得多。但是，音乐真的不仅仅是属于音响，而是环境与乐手以及听众，一起完成音乐的再创作。

如果认同这一点，那么，室外人们的窃窃私语，孩子们的嬉笑跑动，乃至喧嚣、嘈杂，便都是音乐的一部分。所以，拉赫玛尼诺夫才在古典音乐的鼎盛时期预言，噪音会成为音乐的组成部分。那么，室外的清风、鸟鸣、阳

光、月光、花香、草香，特别是校园里的氛围，便更应该成为音乐的一部分。音乐，既然有室内乐，就应该有室外乐，两者才相辅相成、相映成趣。

真的，在北京听过无数次音乐会，却没有听过一次室外音乐会。只是在哈尔滨听过一次室外音乐会，那是在“哈尔滨之夏”音乐会上，感觉就是不一样。在那里，站在习习清风中，站在星光月下，站在嘈杂的人群中，却让我感到音乐的美好，音乐属于普通人，包括我自己。

所以，挪威伟大的音乐家才会如此钟情每年一度的奥斯陆室外白夜音乐会，并亲自出席音乐会，指挥自己的音乐作品。6月的奥斯陆，美丽的白夜时节，布许斯湾海港的“落日炮”响过，人们都聚集到海滨公园的露天剧场，一年一度的白夜音乐会，就是在这里开始。明如白昼的夜晚，天空呈现出明亮而神秘的光，露天剧场周围的菩提树间点缀着的彩灯，宛若降落在人间的星星。那样的室外音乐会，真的让人向往，向往的与其说是音乐，其实更是一种美好的憧憬。这种憧憬，是只有音乐才能够给予我们的。

我这样推崇室外音乐会，并不是在它与室内音乐会之间厚此薄彼。而只是感觉这样的传统，在我们这里日渐消失。

前几天，我听了另外一场演出，是名为“鲁本斯四重奏组”演奏的一场室内乐，也是一场很不错的音乐会。

演出在小音乐厅举行，据说小音乐厅刚刚修建不久，能容纳四百多名观众。这是一支来自荷兰的四重奏组，四个人来自荷兰、以色列和美国三个国家。英雄莫问出处，别看只是世界上一个僻远小镇的小小音乐节，参加者都个个身手不凡。此四重奏组为首的小提琴手，是位1981年出生的美国姑娘，茱莉亚音乐学院研究生毕业，欧洲留学，如今在荷兰任教，也是曾经屡获国际大奖。她的本科是在印第安纳音乐学院毕业，此次长途跋涉重返母校友情出演，感情色彩融入音乐之中，忍不住还是屡屡站起来说话，情不自禁于琴

声之外。

相比较开幕式曲目和室外音乐会的古典，这场四重奏偏于现代。斯特拉文斯基的三支小曲暖场，巴托克的弦乐四重奏托底，中间是今年刚刚过世的97岁高龄的法国作曲家亨利·杜蒂耶的作品，都是我很少能在音乐厅里听到的。也由于四位演奏者的年轻——两位美女，两位英俊的小伙，这场音乐显得更充满朝气。相比较交响乐，四重奏更需要配合的精准，气息节奏的匀称，不允许有丝毫的跑冒滴漏。刚开场时显得略为紧张，四位乐手不停地用眼角余光瞟对方，越是往后越配合默契，以致琴弓饱满，弦音如诉，丝丝入扣，激情迸飞。那是属于音乐的另一种美好。

走出音乐厅，漫步在鲜花盛开的校园，感觉真好。这好，不仅来自室内，也来自室外；不仅来自音乐，也来自校园。音乐和校园相互融合，室内与室外的交错，和在别处听到的音乐的感觉和滋味，不尽相同。

2013年7月16日于布鲁明顿

一日三节

夏日的一个周末，布鲁明顿花开三枝一样，一下子竟然有三个节日的活动。想想一个区区六万人口的小镇，一天竟然有三个节日的活动，实在够热闹的了。

好在小镇不大，要一天之内想跑遍这三个节，还真有点儿不容易。如果换在北京，不要说出城外太远的郊区，都在城里，二环附近，一个在龙潭湖，一个在什刹海，一个在白云观，就够跑的。

昆虫节，在印第安纳大学的校园里举办，来的大多是家长带着孩子。从小的几乎看不见的树皮虫，到大的红背毒蜘蛛，各式各样的昆虫标本和活的昆虫，自然是孩子们最感兴趣的。老师们现场的讲解和演示，让法布尔的《昆虫记》的文字版，变成了五彩缤纷且嗡嗡作响的昆虫世界。活动的一角，请来一位年轻的歌手，手里一把小吉他，口中一支竖笛，童趣盎然，手舞足蹈，在唱着关于昆虫的歌，那支竖笛间或响起，模拟出各种虫子的叫声，惹得孩子们欢声雀跃，大叫不止。

上午参加完昆虫节，完全赶得上下午的美食节和艺术节。美食节在镇中心举办，艺术节在政府大厅前的广场上拉开帷幕。不凑巧的是，上午还是响晴薄日，下午忽然阴云密布，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有人说，一个这么

小的地方，一天居然三个节日，这是惹得天公也在嫉妒呢。

一直到黄昏，雨小了，却依然没有停的意思。我凑热闹，赶往镇中心，政府大厅前露天音乐会刚刚结束，美妙的旋律还荡漾在细雨飘洒的空中。临时观众席的折叠椅淋在雨中，淅淅沥沥滴下清澈的雨珠，含泪带啼般，好像听完动人伤怀的音乐后依旧感怀不已。

美食节每人7美元一张入场券，依然门庭若市。美食节占据的镇中心的空地，上午就是每周六的集市，类似我们中国的农贸市场，下午改换门庭，布鲁明顿四周的饭馆都将灶火和大师傅云集在此，很像我们这里的庙会，彩色的帐篷如雨后的五彩蘑，菜香和饭香，打擂台似的，争先恐后地从各种帐篷下四溢。

夜色降临了，大街上，能够看见附近饭馆里的伙计，端着裹着锡纸的托盘，挡不住里面菜肴腾腾的热气萦绕，顶着细雨，一脸汗珠和雨珠交集，脚步匆匆地为美食节去添菜，说明里面供不应求。还能看见一家又一家人，携老牵小地往美食节赶，他们顾不上打伞，手里拿着帆布包好的折叠椅，美食节晚上有音乐演出，他们可以坐在那里，边听歌边品尝美味，啜饮美酒。美食节要到夜里十一点结束，风雨无阻。

我在想，小镇一天三个节日，虽是政府出面操办，却是小镇人民自娱自乐。我不知道，这是说明小镇生活的丰富，还是平日里实在单调，有点儿活动，便像踩在弹簧上雀跃不已。再想，小镇的人民，大多不要说没有去过纽约，就是连近在身旁的芝加哥都没有去过。和我们国家许多富裕起来的小镇人民大不一样，不要说逛北京了，得要出国绕世界玩呢，旅游在我们这里那样地兴旺发达，乃至假日黄金周时人满为患，呼啦啦人山人海拥挤一片，才有了假日经济一说。

又想，他们确实没有我们见多识广，他们确实容易自足自乐。但是，哪